



嵩岳文献丛刊

SONGYUE WENXIAN CONGKAN

(第三册)

SONGYUE WENXIAN CONGKAN

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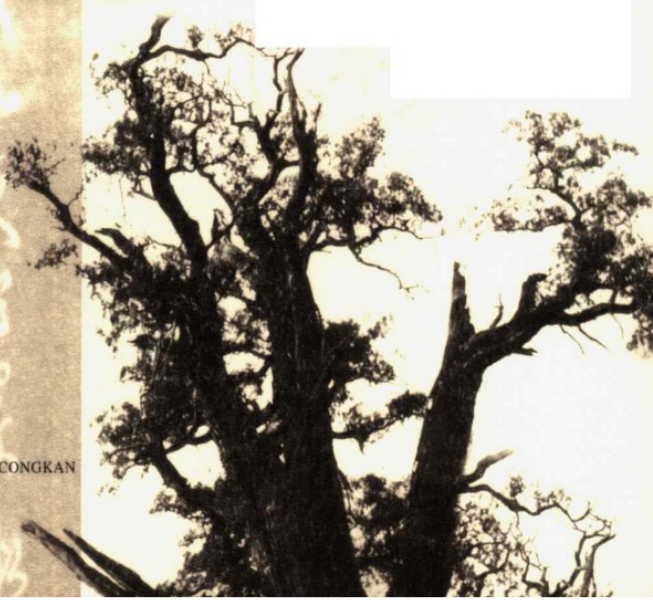
说 嵩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SONGYUE WENXIAN CONGKAN

SONGYUE WENXIAN CONGKAN

SONGYUE WENXIAN CONGKAN



嵩岳文献丛刊

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 编

(第三册)

说
嵩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7122.614

1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嵩岳文献丛刊. 第3册, 说嵩/(清)景日珍撰; 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编. -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03. 10

ISBN 7-5348-2100-2

I. 嵩… II. ①景…②郑… III. ①地方丛书-嵩山
②嵩山-地方志-清代 IV. K296.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5632 号

责任编辑:弦 声

责任校对:温向苏

出版社: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)

发行单位: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

开本:890mm × 1240mm A5

印张:28.25

字数:677 千字

版次:200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7-5348-2100-2/K·834 **定价:**72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

嵩山,古称外方,又称嵩高。地处中原腹地,居五岳之中。北瞰黄河,南临箕、颍,层峦叠嶂,奇峰耸起,气势磅礴。既是帝王游幸之所,又是三教荟萃之地。悠久的历史、秀丽的景色、丰富的古迹、神奇的传说,为历代墨客骚人所独钟,流连忘返,文思泉涌,留下了许多不朽的篇什。

有关嵩山的记述,最早散见于先秦各种史籍。能称之为专著的,普遍认为起始于北魏卢元明的《嵩高山记》,原书已久佚。关于嵩山志书的历代撰辑、刊印、流存情况,栾星先生的《嵩岳文献叙录》已有详述,此不赘言。这里应当特别提出的是《说嵩》为其中内容最为详尽者。

著成于清康熙五十五年的《说嵩》,全书分地理、星野、沿革、形势、水泉、封域、巡视、古迹、金石、传人、物产、二氏、摭异、艺林、风什等三十二卷,介绍了嵩山地区地名760余处,古迹218处,金石268处,收历代诗赋744首,文156篇。

《说嵩》的撰著者景日珍(1658~?),字冬旸,号嵩崖,登封县大冶人。幼年家贫,至孝好学。康熙十二年(1673)入嵩阳书院,从汤斌、耿介习宋儒之学,以文章知名。康熙二十六年中举,三十年会进士。初任广东肇庆府高要县知县,任上为民平雪冤案,治理水患,发谷赈灾,深受当地民众爱戴。后升京监察御史,上《粤中征米浮价》、《矿商病民》等折,得皇帝赏识。先后九任陕西道、山西道、浙江道、江南道、河南道监察御史,又升鸿胪寺少卿、太仆寺少卿、宗人府府丞、督察院左副都御史,后升礼部侍郎、户部侍郎,加礼部尚书衔。曾三次主持科

考。雍正三年(1725)告老归里,杜门谢客,在嵩山南麓建造别墅,从事著述。著有《嵩崖尊生》、《嵩阳学凡》、《嵩台学制》、《嵩台随笔》、《嵩岳庙史》、《嵩崖易义》、《会善寺志》(佚)、《龙潭寺志》(佚)等书。《中州诗征》收其诗4首。《嵩崖尊生》对妇科疾病有独到的见解,曾传入日本。

景日珍生于嵩山,长于嵩山,对嵩山极有感情。少壮时即游于嵩山,登山涉水,亲历名胜古迹、奇峰绝巘、僧房仙室、荒区野冢,凡埋没于嵎崖深谷的残碑断碣,或字迹剥落,或与史载有出入的,都要用心加以考证。上自三皇,下迨当朝,无论稗官野史,或佛道经籍,举凡涉于嵩山者,靡不精思力索。积三十余年之功力,写成《说嵩》。全书所引典籍四百余种,其中不少现已失传。这正是此书第一可贵之处。他不轻信旧文献所载和民间传说,而重实地调查,重实物考证。有的条目下,他先引用多种典籍记载,然后论证其孰是孰非,提出自己的见地。虽也仅是一家之言,但可窥其治学严谨之一斑。这也是本书的第二可贵之处。可以说,《说嵩》较之前的几部山志内容更广博,更翔实,是一部古代嵩山的百科全书。

当然也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认为《说嵩》以前的几部山志已对嵩山形胜沿革广征博辑,《说嵩》只是“综汇旧文踵而成之”。清末汜人席书锦在他的《嵩岳游记》自序中认为该书“其实博辨繁引,华浮于实,未可资为考据”。

笔者在整理过程中也认为《说嵩》的编制体例不便于阅读。同一事物,如对某碑的介绍,有关传闻、碑文、咏诗等,需在金石、摭异、艺文、风什等篇章中去查阅。相比而言,叶封的《嵩山志》就编得比《说嵩》好。另外,该书所引人物多不言名,而以字、号相称,书名随意简称,颇令人费解。内容多有重复,收录范围也不是严格的嵩山地区,确有点“繁引”了。

《说嵩》的版本,笔者所见有四种:河南省图书馆藏本(豫本)、郑州市图书馆藏本(郑本)、河南大学图书馆藏本(汴本)、山东省图书馆藏本(影印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采用本,鲁本)。经对照,发现四种书都是康熙岳生堂刻本,避讳字都一样,且版框及个别字的断裂纹等都一致,由此断定四种书均出自一个母版,只是印书时间不同而已。岳生堂是登封县学内的一个堂名,应该说这是一个县学刻本。

版框高 19.5 厘米,广 14.5 厘米,半页 11 行,行 25 字。版心为花口,单鱼尾。鱼尾上有书名,下刻卷数及卷名。四周双栏。首页分三行自右至左刻“嵩崖景冬暘/说嵩/岳生堂”字样。接着是吕履恒、张伯行、陈鹏年、李绂、陈殿彦、范长发、孙勣、冯嗣京等人的序和著者自题,次例目三十七则。前半部正文中,凡介绍嵩山之名胜古迹、物名者,后半部正文中所引诗文题目及作者,均采用黑墨阴文表示。各卷前署“外方柱史景日昡冬暘氏”,各卷后均有校订、正字者姓名,多为景日昡的亲戚、门生等。

四个印本也有区别。

从字迹上看,鲁本字迹相对清晰,其他各本字迹漫漶,或成版不清,或成片的黑墨。遇到“丘”、“弘”、“历”等避讳字均被挖去,留下空白。

从内容上看,豫、汴、郑本有的补遗,鲁本均无。而有两处鲁本上的补遗,其他各本均无,但有缺页,估计是漏印所致。

最明显的是卷十六中的“张乾雄”条,鲁本作张乾维,其他各本均作张乾雄,且“雄”字有明显的挖补痕迹。

看来是鲁本印刷时间比较早,其他各本当在乾隆之后。

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,笔者已有志整理《说嵩》,但由于种种原因,终未遂愿。20 世纪 90 年代初,馆里提出建立嵩岳文献库,以此作为馆藏特色之一,开始搜集有关的地方文献,本人曾为此作了一些工作。今年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的支持下,始圆此梦。但由于本书引书广博,引用的书名时常省略过简,给整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,我们参考一些古籍,包括《登封县志》及早于《说嵩》的几种山志,对一些明显的错漏之处作了修正,并写了校记。对“元(玄)”、“晔(星)”等避讳字,则径改之。由于版本漫漶严重,手头资料欠缺,加之个人学识不足,仍感到还有许多应做而未做之事,只好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作努力了。

校点者



古今志山水者，始于《禹贡》，次则应劭《封禅仪记》。而酈善长乃注《水经》，柳子厚其支流也。《禹贡》之“外方”，按蔡《传》^①，潁川郡有崇高山，即嵩岳之别名。尧时目之，至虞舜始称嵩高云。或曰嵩山太室，黄帝时已有，是名不自虞始矣。虞之四巡，不载中岳。《诗·大雅》：“崧高维岳。”说者以为崧高即嵩高云尔。景冬旻先生生长于嵩，自少所游历，凡嵩山纪载，悉览而志之，垂四十年，乃著《说嵩》一书。自《禹贡·外方》，以穷其源而析其流，于诸书有所得，即手札之，考诸古，质诸今，下至稗官野史，旁及二氏之藏，靡不广闻而力究之，其志可谓勤矣。

嵩高之所履，北至于河，南至于襄野，东至于虎牢，西至于华岳。方数千里，罔不支分派别，详其主客祖孙之脉，几几乎穷两戒而贯四维矣。犹不敢自信，而问序于余。余居虽近嵩，数往来未尝一登陟。读其说，若河汉之无极，何足以知之而序之？是犹居河滨者，汲井以益孟津；齐东野人以抔土增泰岱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顾于此亦有说焉。昔王仲淹拟“六经”，朱子非之，谓其俨然自以为圣人。予读王氏书，诚有然者。顾其拟《论语》也，不以为“论”，而命之以“说”，若不敢比伦于徐伟长者，则其俨然为圣人也。盖福衍福畴，与其弟子之所为，而仲淹未尝有是心矣。且夫“说”之义，亦安有穷哉。无稽之言，非圣之书，足以惊世俗，而君子弗取。“六经”之所著，诸儒之

所述，循循焉平易正直，而其理峻极于天，群仰止不遑焉。则夫善为说辞者，有他奇哉。亦观海者自深，登山者自高云尔。今观《说嵩》之指，于二氏则辞而辟之，或存而不论。于经、史则厘而定之，必取其信而有征。其他说之可采，亦择其善而不没其人。盖见大意于笔先，而即事以取义，使后之览者有所折衷焉，而不徒登临之偶适而已。冬旻自谓非纪载之书，信夫。予老且病，往往闭门却扫，不敢论文字。以固辞不获，命而序其大致如此。若其文之嫵鄙而逸柳，观者自得之，余何言，余何言！

赐进士出身、通议大夫户部右侍郎、年眷同学弟新安吕履恒顿首拜撰。

校记：

①指宋蔡沈《书经集传》。

冬旻先生《说嵩》一书，前十五篇以为经，后十四篇以为纬。或曰：“是书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举一嵩之本末，推而极于鬼神幽，人物之著。纪盛而必逮其衰，语常而不捐其怪，甚矣，先生之闻博而识强也。”余曰：“如若所言，恶足以尽先生哉。昔者方域肇分，神禹作《贡》，嵩于时曰‘外方’。《山海经》则曰‘太室’、‘少室’。《尔雅》则曰‘中岳’。《周语》则曰‘崇山’。汉魏以来，书、传、碑、记、诗、歌、赞、颂作者，代不一人，士生于今，将使微者张之，缺者完之，虽欲闻不博，识不强，不可得已，于先生何异焉。”或曰：“吾非侪其说于驰骋者流也。山水之有志也，本于《经》，发明于《注》，今有志而不合乎《经》与《注》者，相环矣。颍、潏一水，而莫知其同；纶、轮两地，而莫知其异。东溪可以名县，玉溪可以名沙。甚者嵩在周、郑之间，以韩之灭郑，而疑豫于兗；颍据荆州之北，以荆之浸曰潏，而疑豫于荆。九州且数变以至于此，先生原始要终正其误谬，星野、沿革、水泉、封域诸篇如指掌然。吾故展卷而叹，以为不可及也。”余曰：“子言诚善，虽然山之为岳者五，而《说》不他及何居？”或曰：“先生固已序之，所谓生长于嵩，家世膏沐，休暇赏心于嵩者也。”余曰：“此特其自道云尔。吾为子究言嵩之说。三代而上，中岳无定名，大抵山之高且大者，在畿以内，则当之。《周礼》立土圭法以正日景，于是天地四时之所交合，阴阳风雨之所和会，谓之土中，《传》称颍川阳城地为然，今之

中岳嵩山是已。吾闻之，数起于中者也。《河图》之中，五与十同位，五乘五而十也；北则一与六同位，一乘五而六也；南则二与七同位，二乘五而七也；东则三与八同位，三乘五而八也；西则四与九同位，四乘五而九也。《洛书》之中，有五无十，纵横计之，皆得十有五数。夫数上不必兼下，左不必兼右，若兼乎上下左右而成数者，中之五也。夫岱霍华恒，不必相统。若统乎岱霍华恒而成岳者，中之嵩也。是故其星曰镇，其行曰土，其事曰思，其德曰信。四星皆失填，乃为动；四德悉具信，乃为根。先生之所以道问学而致广大者，坐言起行胥是说焉。先生之举例曰因地感发，随事寄托，是举一嵩而凡统于嵩者，不啻言之该而词之详矣。且是书岂第亹亹修辞已哉。”

先生幼从游于汤潜庵、耿逸庵两先生，讲明正学为己任，而一以躬行心得为本，不屑屑于声音笑貌以博虚名。其中实有所见而学确有所据，书中发明驳正之处，无不深切著明。其感发寄托，诚有关于世道学术，勿视为编纂纪述已也。故纬说自游祀、古迹以下，或存而不论，或论而不议。至峻极寺之天灾，石面穴之物瑞，仙佛二氏蔓延之颠末，无不惻然志之，而欲以土中得失之故，风谕士大夫也。学者不寐，乃视与记载之书等，不已陋乎。或曰：“然！向吾止得其说，今而后得先生为说之心也。”

刻既成，余即以前所问答，序其端然。不知《说嵩》之所从来者，且附会于博闻强识之誉，而以余言为希阔也。

赐同进士出身、通议大夫户部右侍郎管理钱法仍兼理总督仓场事务、年家眷同学弟仪封张伯行顿首拜撰。

宇内扶舆，清淑之气，流为河，峙为山岳。而山岳之灵奇幽秀，或传与不传。即传矣，而有尽有未尽，此皆有数存焉。而实视乎得其人与否也。虽然，其人盖难言之。非有援据古今之学，则其取材不富；非有杼轴予怀之手，则其结构不奇。又况著书之岁月不賒，生长之土风各别，则亦无以搜奇抉奥，派晰支分，证诸耳闻目见之馀，一一亲道其所以然。以予家世湖湘，距衡南不百里，少时尝游息往来其间，宫观台榭之废兴，草木冈峦之佳胜，云雷朝暮之变幻，与夫神仙方技、文人学士游览之遗踪，靡不留心搜采，冀得勒成一书，而苦于摭拾未广。嗣后奉命纂修《皇舆全览》，得尽考天下之名山大川，于吾衡尤倦倦焉。然卒以外迁，风尘堆案，未能一偿夙愿。矧崧高居四岳之中，其为天地清淑所钟，莫大于是。前乎此者，非无志乘纪述，然而罅漏固多，即舛讹不少。今读冬旻先生《说嵩》一篇，始叹援据之精，杼轴之妙，大函细入，自命一家，直可与《山经》、《尔雅》共垂不朽，而非一切纪载之所能及也。所以然者，良由先生生长于斯，既已见闻熟习，如数家珍，又遭逢盛世，出为良吏，不久为京朝官，退食馀闲，饶有著书之岁月，是以得优游而卒業尔。虽然以先生居于嵩而有《说嵩》，予居于衡而不得一《说衡》，致使山岳之灵奇幽秀，或传或不传，有尽有未尽，此则先生之幸，抑亦嵩之幸。而适足滋予与衡灵之愧也夫。

康熙六十年岁在辛丑孟春，年弟长沙陈鹏年拜手题于虚舟之寓庐。

立言以明道也，道之所不在，不言可也。道行于天下，则为治。立言又将以论治也，治之所不在，不言可也。山川游观，于道与治无与。宗伯景公为书，乃曰《说嵩》，何耶？公生于嵩岳之阳，少而游焉，凡嵩之高深险易、灵秘诡怪、前闻逸典、可法与戒者，能尽言其然。求嵩之说者，必于公。久而苦其烦也，为书以说之。间以示余，属为之序。余卒业焉，而叹公之深于道与治，非徒为山川游观已也。《礼》称山林川泽能兴云雨，见百怪则祀之。嵩为名岳，列在祀典，其气益大，神益灵。钟其秀为贤人，若申、甫之徒。生名材佳药，备民人之用。出水泉流为广川，利泽天下。其所以取重者在此。而昔之说嵩者，不尽尔也。嵩自汉元封妄传呼万岁之说，又谓缙山为王子晋上升处，仙者多托焉。至明帝立白马寺为佛教之始，少林达磨则彼所谓初祖者。元魏灵后、唐武后竭天下物力以奉鬼教，琼宫琳宇不可纪极，家国随以破败。论古无识，或附会其妖妄，张皇其侈靡，以为嵩重是伤道，而伤治莫嵩若已。公据孔晁《周书》证王子晋夭死，据李膺《蜀书》证张道陵吞于蛇，据魏明帝在位年月证达磨过葱及启圻之妄，其攘斥二氏，若升大明而破群阴。至魏、唐二后淫靡逸游以启乱亡，辄反覆深切言之，闻者凜然若亲睹其事，而身受其害。盖其说之有益于道与治者如此，然后知山川游览鉴戒所系，而说之不可已也。其援据之闳博，辞辨之繁丽，皆粲然可嘉。余恐览者目炫于彼，为

叙其意之所在，俾世之立言者得有所法，而其他则未暇论焉。

康熙六十年岁在辛丑夏五月上浣之吉，年家眷弟临川李绂拜题。

言之可以维世而垂远者不以言，以意有馀于言也。近时，山经、海志之书，家自有说，凡依据丛杂摭摭挂漏者，姑勿深论，即仿《禹贡》及诸史氏发凡起例，旁搜图经稗史俾论者，谓升高瞩远。岩壑郡邑，不殊列眉。人物、鸟兽、虫鱼、草木之类，灿然若环几席。斯其网罗渔猎，亦大有造于博物。而维世垂远之事无闻，殆不过尽记载之能事而止。嵩山居五岳之中，士大夫率多博雅；四方隐沦之士，又常托此而逃。乃前此作者若傅元鼎、叶井叔、焦丘园诸家，论者不无遗憾，岂不以其意在山则言尽于山，意在水则言尽于水欤。宗伯景冬旻先生固记载家仰之为高山，而愿景行者。而此编之作，实以遇物能名，为目击道存之证。故其搜剔讨论，自少壮以来，亲历奇峰绝巘、僧房仙室、荒区野冢者盖数十年，意有所得，始欣然命笔。虽为说不离乎嵩者近是，而天地之变、古今之蕴，固非嵩之所得而尽其说也。且其叙述往迹，删削诡异，尤于辟邪崇正之学，三致意焉，宜乎例目首揭之曰《说嵩》非记载书也。勳尝读而叹，叹而复读，深知先生维世垂远之本志，实有得于此。而仰之为高山者，得毋未尽其所以景行者乎。夫五岳嵩岱并称，予家岱宗之麓，而自思岱之为志，仅能埒元鼎诸家。异日者本先生《说嵩》之意说岱，以掩夫丛杂挂漏之瑕，先生将引为同调否。

康熙庚子冬十有一月长至日，德州孙勳顿首拜撰。

嵩岳居天地之中，山川苞蕴，地灵清淑，间气所钟，代有伟人。而我冬旻先生，实笃生兹土，少时读书山中，风雨明晦，日与烟峦云壑相酬对。而又性嗜古，凡残碑断碣埋没于巉崖邃谷，或字迹剥落，及史传所纪载不尽符者，皆为考真辟伪，使嵩山面目洞开，岂非宇宙间大快事乎。公精思力索搜讨垂三十年，乃始成集，题曰《说嵩》，真洋洋乎鉅观也。

岁辛丑二月，公奉知贡举之命，而余以监试勦事礼闱，得朝夕一堂。公因出此集相与披阅，恍如卧游太室、少林间也。不揣鄙陋，辄作长歌，以附诸编末云：

我闻嵩山上，上有七十六高峰，扶舆盘郁灵气钟。昆仑西来，不知几万里，突然结聚撑鸿濛。四方环镇奠中极，俯视万象皆牢笼。层峦叠壑渺难纪，古碑残简埋蒙茸。巍巍太室含蕴厚，地灵清淑萃登封。惟岳降神自甫、申，笃生王国作夔龙。岩岩正气常间出，于今黼黻推秩宗。早岁读书嵩之阳，嗜奇好古搜遐踪。独辟此山真面目，濡染大笔名《说嵩》。余生性癖耽山水，展帙云霞荡心胸。为我口授并手指，历历如见青芙蓉。闻公小筑逍遥庄，天然洞壑殊玲珑。何时杖策一相访，山灵肯许浣尘容。

绣水范长发具稿

古今著作不少也。左史马迁之后，代有传人。然皆记传词章之学，以是树帜文坛足矣。求其原本理学，有关于世道人心，则概乎未见也。岁己丑，夫子仕列西台。退食之暇，手不停书。是年，彦侨寓都门，每日进谒，所见皆然。请问，则曰：“《说嵩》也。”及庚子谒选抵都，已裒然成帙。受而卒读再三，跃然叹曰：“此非记传词章之学，实有关世道人心之书也。”

嵩居天下之中，抱汝含颖，交风会雨，秀灵清淑之气，舜禹讴歌所自起，甫侯申伯所自生，测圭置鼎，神圣明王所必择也。迨万岁三呼，而浮丘子晋之说炽；金人一梦，而跋陀达磨之辈来。黄冠嘘焰，老衲扬波。昔时胜地，遂使丹灶浮屠，鳞次于二室间矣。自是流布遍满天涯。而狂澜之泛，则袈裟较鹤氅为特甚，无论果报轮回之说，足以惑庸人。即学士大夫讲学鸡坛，亦往往误入于禅宗而不觉。是其害中乎人心而渐及于圣道。彼阳儒阴释，或身被儒服，拳曲跪拜，显然羽翼其道，以为邀福之计者，又无论矣。汉兴以来千百年间，《原道》一篇铮鸣千古，此外讫无有发其非者。此书上自三皇，下迨今日，举凡迹涉于嵩者，皆博稽近考，证其纰缪。而异教之创为无稽，以蛊惑人心者，无不推究源流，傍引折衷，以归于正。至于封禅之迹，艺文之著，人物之繁，皆取而录之。亦犹《诗》之正变杂陈，鲁史之举事必书，比而观之，使知可否。岂但黷祭今古，以示其博而已哉。东迁之后，三纲沦，九法敕，孔子不得已假《春

秋》以寓王法。战国之世，杨墨争鸣，充塞仁义，孟子不得已假辩论以正人心。秦汉以还，圣学蓁芜，异端蜂起，朱子不得已注经书倡明道学，使天下晓然于邪正之辩。夫子记嵩山因而说之，寓大义于微言，亦此物此志而已，而谓有关于世道人心否耶。夫子昔宰高要，口碑载道。今貳宗伯典礼名高，行将调梅鼎鼐，论道经邦，立德立功，以垂万世。而即此一书，出独见之心裁，断千古之疑似，辩异端之怪诞，醒愚昧之痴迷，已足与嵩山并峙不朽矣。因以为跋。

受业东莞陈殿彦识